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四十二回 延宗授產分支派 隱跡傳書囑後昆

四言詩曰： 讀斯傳者，目注心專。瑤華終始，何其於全。起自狐鬼，結以劍仙。  
享無窮福，擁百萬錢。功業赫奕，美貌鮮妍。有子且貴，兩宗並延。  
以此雲罰，罰我千年。如寬債務，許以纏綿。請君暫止，聽我直言。  
殺人身命，誰肯釋然。舍學從我，猶鄙昔賢。新婚燕爾，促其棄捐。  
貴而抑賤，不屑行權。罹難受辱，悉念前愆。有一於此，君必喧闐。  
神仙富貴，皆出熬煎。炎漢三杰，吳越一篇。苟能堅忍，始獲留傳。  
心高氣硬，孰與周旋。

話說那腳夫要打倪二，那知倪二手頭很有幾路拳頭，且又滑溜，見那腳夫打來，將身一蹲，反踞在腳夫背後。那腳夫不過是些蠻力，來得甚為勇猛，被倪二在臀尖上怎麼一推，兩腳站不穩，撲在一張木炕上，把木炕都壓折了，所以有這一聲響。店主聽見，連忙跑進來，把腳夫攙起來。那腳夫還迎去要打，被大家勸住。店王道：「這不是打的事，如果認定是他冒挑的，向他要錢就是了。」又向倪二道：「這錢可是你冒挑的？」鄧三接口道：「我認得很明白，實是他冒挑的。」店主也向倪二道：「你是個走道兒的人，大約路上盤費不夠，所以趁忙亂，冒挑了來，卻不是搶劫。你認了，少不得有個道理。」倪二道：「既你這樣說，我就認是冒挑的你便把我怎麼樣？」店王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這是官錢，是要著賠的，他兩個如何賠得起？你若還了他，叫他兩個認個不是，謝你兩個錢，這件事就完了。」倪二笑道：「你這個人到也明白，若是錢在我手裡，也肯依你還他。實不瞞你說，我因路上少了人的錢，他要緊進京，干他的勾當，所以冒挑了來，就換銀還了他了。若他們三個人裡，議一個出來，跟我進京，找著了那個人，我向他要了來，先還他，我再到別地方去弄個錢，還那個人如何？」店王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遂向鄧三道：「如何事已如些，只可你們三個人裡議著誰去，討了來還你，再謝他兩個錢。」這發錢的人同腳夫一議，只有叫腳夫同去，腳夫允從。鄧三遂同發錢之人回汴。倪二同腳夫進京。倪二在路又說了些大話，哄這腳夫。心上打算，揆進了京，把這腳夫丟了，京城地方很大，總叫他找不著，就完帳了。

不說這兩個進京，再表趙宜自進京後，梅影身旁很有兩個替己錢，又有客氏的房租掌管，所以一到京師，恰值開捐助兵餉，他就在長史職銜上，加捐了一個錦衣衛指揮使經歷司。人本能幹，所以上官都看重他，凡有事件都發與他審辦，聲望甚好。這日放告，也發交他收狀子。趙宜坐堂，收了十來張，忽收著詹德著同倪二聯名狀一紙，首告王莊之事。細看情由，甚覺浮泛，且件件實事。明知是不逞之徒，意存圖詐。若當時審問，必不能得其底蘊，遂喚番子手吩咐道：「這件首告的事，甚覺重大，恐要奏聞。原告不便令其遠離，著令管帶，以便隨時傳問。」番子手答應，即將詹倪二人管帶。趙宜退堂後，即喚兩個能幹番子手，私下去探詹倪二人的意思若何。一面將所收狀子，送到堂上，並將詹德著狀子一張回明底理，俟番子手復到，再來回明辦理。那知這指揮使是個初任，甚不明察，且知趙宜是福王府中長史官加捐的，恐被其作弊，拿了這張狀子，徑到都察院來。這個都察院更是塗糊，看了狀子上這個注詔。意謂是反叛，也不提原告審問，竟自奏了。思宗見了表章並原呈，亦甚詫異，遂與閣臣推擬了一回。其時流寇猖獗之事甚繁，朝政繁忙，凡朝中文武有經濟者，俱出師在外，且又係宗族之事，不便又遣欽差勘問。恰值趙宋兩王看了，即便跪奏道：「皇妹先曾建功，後因產廢，若說因福王殉難，灰心空門，情或有之。若存反叛之心，則斷無其事。皇妹身為皇女，且主上待之甚厚，豈有允宗廟之尊貴，反蹈不則之禍殃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思宗令趙宋兩王起立，道：「朕思亦必無其事，但既有人呈首，莫若根究一番，以分虛實。此乃朕之家事，又不便付之外臣。二弟弗辭勞悴，竟率同司員，齎朕意旨，前往勘問明白。不特解去疑團，且使萬民咸知被誣。即所以保全宗族而正國體也。」二王得旨，即刻陛辭。不題。且說趙宜所遣的番子手，至晚即來回復道：「這詹倪兩個，乃是無知光棍，其意先從恐嚇而起，因恐嚇不遂，竟爾捏控。老爺先要阻住堂上，不稟不奏其事，容易消弭。或察院具奏了，必然大費周章。」正未說完，只見門上來回道：「今日所收告福王府裡的狀子，堂上已面稟察院，院上即刻奏了。聞皇上面遣趙王、宋王，前往王莊查勘。內閣已遵旨擬票行下，不過明後日，就要啟行了。」趙宜聽說，即遣出番子手，星飛作啟，報知瑤華。一面上堂求討跟隨趙宋兩王爺前往辦理這個差使。都察院聽了這個消息，本要委員前往，伺候王爺勘問，聽見經歷司來討這個差使，又問知是趙宜，更是合意，即發委牌下來。趙宜立刻裝束，稟知兩位王爺為前站。兩位王爺也不敢遲延，亦即如飛的起程下來。且按過一邊。

再說王莊上，自趙宜進京後，仍是何鵬、高鑒辦理令史事務，一切照常，惟服色改為道妝。這日倪二持狀底來講話，無人不知其為圖詐，江允長聞知，即稟知瑤華時，瑤華正在打坐，聞知其說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人心如此，天意如此，尚何言哉？」遂又笑了一笑道：「卻也虧了此舉，好完我這樁大事。」

當即吩咐江允長道：「不過一月內，必有欽差到此，查勘一切，不必舉動，惟將上書房鋪設完好，接待欽差。」江允長領命出來，令各人辦理。何鵬道：「公主也太當件事辦了，這個賊光棍，成什麼氣候，真個敢去舉首？」江允長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

隔了十多日，忽然得了趙宜的稟啟，送與瑤華看了，亦無甚言語。又隔了八九日，又接了一封，送進折閱，才知主上欽差趙宋兩位王爺來莊查勘，一兩日內即到。大家方信瑤華之吩咐有因。不一日到莊，瑤華換了朝服，出莊迎接聖旨。趙宋兩王爺，正中立了，宣旨意道：

奉聖旨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據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汪為善奏稱：為據實具奏事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據指揮使正使臣虞，於本日開期放告，有亳州鄉民詹德著、倪二，聯名舉首，福王收租莊子，有藏匿妖人，設教惑眾情事。查該莊有福藩之女瑤華，係朕嫡從堂妹，曾封為十四長公主，又經山師，收滅叛逆奢崇明，得功核封為一等坤德侯爵，在莊居住，自下嫁後因產病廢，節據奏明在案，似無前項情事。但有州民舉首，若不據情查勘，虛實不分，反非所以剖白之道。著親王由浩等，帶同原呈詹倪二姓，馳驛前往該莊，面同質訊，務使水落石出，按擬復奏。欽此。

宣畢，瑤華謝恩後，請過聖旨。又向趙宋兩王請安，各各相見。趙王道：「愚弟兄此來，亦為主上差遣，剖白皇妹被誣之事。今日天晚，歇息一晚，待明日辦理。皇妹且請自便。」瑤華當即辭回，又令令史何鵬等，隨同周克誠出到上書房，叩見陪侍。趙宋兩王亦即辭回。趙宜方進寢宮來請安，瑤華問了些話，才出來伺候兩位王爺。一晚無話。

次晨，趙王即令趙宜入寢宮，將詹德著舉首之款，逐條登答，做一個親供，好提犯質審，將來就可作為復奏之稿。瑤華當即親筆寫了親供，送與趙宋兩王看了，即時將詹倪二犯提到，逐條質訊。這兩個本是賴皮光棍，又未將莊上情事探聽明白，那裡經得徹底查問？一條也登答不上來，已見虛誣。又傳兩院僧人尼姑查問，皆是家生僕婢，且曾有功封過官爵的。又查妖人設教，就是瑤華之師無礙子，也曾封過順成元妙仙師。這詹倪兩個在旁聽了，嚇得頓口無言。趙王宋王又再三詰問，惟有俯首請罪而已。遂傳地方州縣將詹倪二犯上了刑具，收禁，俟起身時解京。一面令趙宜請公主作表奏復。瑤華當晚做好，繕寫明白，送趙宋兩王代為復奏。又休息了一日，才辭回覆命。瑤華仍舊換了朝衣，寄請聖安。復又更換素衣，帶同周克成，拜送兩王起程。趙宋兩王再四辭道：「外邊尚有文武員弁送行，皇妹甚覺不便，請自回宮。」瑤華只得令令史跟隨，周克成叩送。趙宜又進寢宮叩辭，瑤華道：「我已面托兩位王爺，俟主上閱看奏表，必有旨意下來，爾乃隨同來莊，我尚有別事委辦。」趙宜領命，仍趕上兩位王爺，督押詹倪二犯回京。行過汴梁，忽有腳夫同發錢之人，在兩位王爺駕前控告倪二冒挑錢文一事。趙王即發與趙宜，訊問口供，一併入奏。不一日

到京，趙宋兩王不敢先入私第，一徑造朝覆命，思宗立即宣召，兩王三呼拜畢，呈上瑤華復奏表音。思宗就龍案拆閱，其表曰：封十四皇女加封一等坤德侯臣妾瑤華具表謹奏，為恩加查勘剖白奇冤、泣血恭謝天恩，伏乞睿鑒事：竊聞，名成者恬退，廉靜者寡為。此古大臣守身勵節之妙用，史冊昭然。臣妾稟命濁流，托生王室，幸逢聖世，遭遇彌隆，由藩王之女，荷蒙封為十四皇女，得並於長公主之列，戴德如天，榮幸無地。時值奢逆之跳梁，奉命督師而徵討。弱質何能，悉遵廟廷之成算，逆酋盡殲，皆受指示之機宜，是以一戰而獻俘，烽煙永息，彌月而奏績，弓矢斯張。又蒙軫念微勞，加封侯爵，此亙古難逢之曠典，特頒逾格之殊恩也。迨荷賜第京畿，擇人下嫁，厚其廩祿，增其式廓，寵錫有加，眷注無已。竊比於創業之勛，開疆之績，莫過於此。然臣妾一身，雖被鴻庥，而微命實慚至薄，結數載，育子一人，胎前僅保粗寧，產後遂成痼疾，故屢疏據實以奏，聞幸獲潛藏而雌伏。嗣痛妾父殉難於汴梁，永悲風木。妾夫又罹鋒於流寇，切恨未亡。因而灰志塵寰，誠心古佛，改王莊以為道院，毀繡服而易緇衣，此誠不得已之興，思無可奈何之飲泣也。乃有不逞之徒，猶生覬覦，指薦亡為設教，誣師傅為妖人。護衛賜自天家，倉諸餘於廩祿，盡羅列為款跡，敢舉首於刑曹，甚而狂言謀逆，犬吠奸邪，持狀底而生訛，拂狼貪而反噬。幸叨皇仁之寬網，緩斧之驟加，遂得宛轉陳情，仰邀聖明垂鑒，斯誠秦鏡高懸，而曲荷生全者也。所有查勘情形，自有欽差面奏，未敢絮贅，致蹈愆尤。更有請者，妾父為國捐軀，分所應得，此生乏嗣，情實堪憐。臣妾雖其嫡血，無如女向外生，縱能竭盡孝思，不克續延宗嗣。伏念聖主，以孝治天下，敦篤親親，雖萬死尚不及妻孥，豈連枝而忍其絕後？敢祈下宗臣，按稽玉牒，擇相當昭穆繼續宗支，則存歿均戴渥澤之靡涯矣。臨表不勝激切之至，謹表以聞。

思宗閱畢，不覺為之墮淚，因問所勘情形，趙宋兩王奏道：「此實詹倪二犯之謀款控誣，並無絲毫實據。臣等逐款面加質訊，該犯俱各俯首無詞，惟有乞死而已。」思宗道：「此等棍徒，宜加顯戮，忽得有稽。」遂命刑部速即按款具奏。

又命趙宋兩王，會同宗人府，擇人為福王立繼，表章發閣臣擬旨批發。即是退朝。刑部趕緊按擬，將詹德著、倪二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，擬斬監候。但控告宗室，訊係全誣，應加等，請旨，即行正法。倪二名下，應追冒挑官錢十二千，給鋪戶收領疏入，即進施行。一面批發表章。趙宋兩王，已同宗人府擇得輔國將軍之子由枚應繼，檢呈玉牒，鑒明昭穆，入奏。次日早朝，帶領引見，思宗賜名英華，降襲奉恩將軍之職，飭歸王莊奉祀。趙宋兩王又奉明，指揮經歷司趙宜，本係坤德侯府中長史，素諳福王府中家事，即令其跟隨應繼之英華，赴王莊宣讀旨意。思宗准奏。趙宋兩王領旨出朝，即宣旨，令趙宜承辦。趙宜齎了旨意，跟隨英華，束裝起程。一面趕繕稟啟，由驛遞送先行，啟明原委。瑤華處接到趙宜奏啟，即令江允長預備接旨，仍將上書房鋪設，以備繼續到莊歇宿。一面令蕉葉、柳枝，將在莊所有田產、倉庫、鋪店、器玩什物，配作兩分，一分與繼立之人，一分與周克成，並將京中賜第給周克成居住。擾亂了數日，才辦理妥當。

不一日，趙宜同英華已到王莊，瑤華仍出門口迎接旨意。趙宜即是宣讀，曰：

奉聖旨，昨據趙王由浩等齎到復奉表章，知悉被誣緣由，已將二犯按擬明正典刑矣。所有福藩殉國，尚乏子嗣，情堪惻憫，已下宗人府，擇有應繼之人，賜名英華，來莊入祀。該侯即為教養，勉承先志，克振家聲。欽哉。謝恩。

瑤華謝過恩，將旨意供入家廟。趙宜上前請了安，將一切情事面稟了一番，瑤華即請英華相見，各拜了四拜，問了輩分，敘為姐弟。瑤華見英華人品閒雅，氣度軒昂，問年方止十五歲，語言亦甚豁達，心甚歡喜。一面繕表謝恩。

次晨，辦備筵席在上書房，請英華筵宴，另備一席在庭下，令趙宜坐下，又令周克成陪席。趙宜再三叩辭，瑤華道：「你如今奉旨意來的，也算是個欽差，且尚有要事吩咐，不必推遜。」趙宜只得遵命，在瑤華、英華之前告了無狀，才敢坐下。瑤華陪宴之際，便令蕉葉、柳枝將配分之田產、倉庫、鋪店、玩器各項冊籍，送英華看了，道：「王爺在日，也有遺下，那兩年荒欠，用度不貲，幾乎殆盡。幸曩時發本，在外開張典鋪，近因烽煙不靖，盡行收回，方有此積蓄。如今將所有在莊各物，均做兩分，你取一分，周克成取一分，我兩家均可度日了。」又對趙宜道：「你回京時，將周克成帶去，就托你照管，攻書上學，以及將來成家立業，立身根本，我都不問了。所以賞財，你也管帶了去。」又喚蕉葉、素蘭來吩咐道：「這庶子的事，我也托付你兩個，將所分賞財，一一查收。自明日為始，即延名師，教導庶子學業，求聘淑女，以成家室。此皆急於幹辦者。至於田業收放，日常用度，應各盡心料理，我也都不問了，放我清閒工夫，得修道行，或者與爾等有益處。」眾人一一領命，已是散席之候，各各歸房歇息。次日趙宜告辭進京，瑤華令白於玉等收拾周克成賞財物件，代為拴縛停當，交與趙宜，一同帶回。於是各各拜辭而去。這裡英華已請有教讀，在莊教導。另撥所餘田產，分給僧尼兩處養贍，並囑咐何鵬等，另擇住地，為福王建造衣冠墓，遷移趙夫人、韓夫人之柩，並葬一處。終日營營，忙個不了。

諸事辦妥，令史等稟進來，請擇日舉行，白於玉找尋瑤華，遍尋不著，眾人以為詫異，忽見英華進寢宮來，說：「我姐姐於早上來對我說，同師父入山去了。留個諭帖在此，叫你們好生照管家事，他不時也要回來看視。」蕉葉聽見，一齊拆開諭帖，無非叫照常辦事，不可聲張，如有緊要事，在我床前禱告，自有應響。眾人各各會意。張其德、周青黛二人日見瑤華在房，總不說與大家知道。二人亦時受秘訣修煉，以後竟如相士之信，一成鬼仙，一成地仙。趙宜帶回周克成到京，不負瑤華所托，認真教導，到成丁時，已列成均，後又提拔，入了仕途，即招為婿。子孫繁衍，延綿不絕。自願、了生二尼，後亦隨同入山，不知所終雲。

一段情懷何處申，無端撰出幻中真。鬚眉久被時流厭，釵鬢應教俊又親。